

大卫·布林及“提升”三部曲中的动物叙事

彭小静 (Peng Xiaojing)¹, 江玉琴 (Jiang Yuqin)²

摘要: 大卫·布林是美国当代著名科幻作家, 他的著名科幻长篇作品“提升”三部曲讲述了人类与基因改造动物携手应对外星挑战的故事。“提升”系列以具有千万年物种改造历史的宇宙文明为背景, 形成了以混杂性动物形象为核心的动物叙事, 在批判基因改造技术造成的生命异化同时, 又畅想了基因技术的变革潜力。“提升”三部曲中的诗性动物语言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范式, 以“生成-动物”的文学叙事形式展现了人类与动物相互生成的无限可能。

关键词: 大卫·布林; 技术殖民主义; 动物叙事; 动物伦理

Title: David Brin and Animal Narratives in the *Uplift* Trilogy

Abstract: David Brin, a renowned American sci-fi author, is known for his *Uplift* trilogy, which depicts humans and genetically altered animals facing alien threats. Set in a universe molded by millennia of species enhancement, the series highlights the lives of hybrid creatures. It critiques the detachment from life due to genetic engineering with animal-centric narrative and envisions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biotechnology. The trilogy's animal language challenges human-centric views, using a “becoming-animal” narrative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for mutual change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Keywords: David Brin; Technology colonialism; Animal narrative; Animal ethics

引言

大卫·布林 (David Brin) 是美国当代著名科幻作家、科学家、空间物理学博士、NASA 技术顾问和活跃的媒体评论员。布林成长于笔耕世家, 自幼对人类历史及未来社会发展研究充满兴趣, 毕业后他便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 开启了自己的科幻创作生涯。他曾获得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等重要科幻奖项, 被知名科幻作家亚瑟·C·克拉克称为“闪耀的科幻新星”。大卫·布林还在中外科幻交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不仅多次到访中国, 促进中美科幻交流, 还推动了美国托尔出版社接受出版英文版《三体》。自 2008 年起, 布林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引进国内, 增进了科幻爱好者对美国科幻作品的了解。

1980 年, 布林发表了首部科幻长篇《太阳潜入者》, 开启了“提升”宇宙系列。该系列包括“提升之战”和“提升风暴”两个三部曲, 其中“提升之战”三部曲在科幻界更受认可, 通常被简称为“提升”三部曲。该三部曲包括《太阳潜入者》《星潮汹涌》和《提升之战》, 其中《星潮汹涌》

¹ 彭小静 (Peng Xiaojing), 深圳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科幻文学研究。电邮: pengxiaojing3@163.com。

² 江玉琴 (Jiang Yuqin) (通信作者),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科幻文学、后人类理论、文化理论。电邮: jyq@szu.edu.cn。

获得了世界科幻大奖星云奖和雨果奖,《提升之战》获得雨果奖,被评选为《纽约时报》时代畅销书。

《阿西莫夫科幻杂志》曾评价《星潮汹涌》为兼具哲思与悬念的科幻史诗叙事,并高度赞赏了小说中众多非人类角色的塑造。

“提升”三部曲的故事在一个横跨五大银河系的文明社会中展开。小说讲述了人类以基因改造技术增强了海豚和黑猩猩的智力,将这两个物种提升至与人类一同航行、从事科研工作的伙伴地位,并与之共同应对星际危机的故事。故事中,历经千万年扩张历史的格莱蒂克文明统治着五大银河系,不断以基因改造技术提升统治范围内新出现的物种,而地球人类作为唯一一个自主进化出航天技术和基因改造技术的种族,成为了格莱蒂克文明中的异类。人类与动物们在一次宇宙航行中发现了具有颠覆意义的舰队遗迹,招致几大外星种族的围攻。为了守护重要信息,人类与动物们在舰队上、在殖民星球上与格莱蒂克种族斗智斗勇,击退了拥有更高科技水平的外星军队。

大卫·布林的“提升”三部曲是自H·G·威尔斯的《莫罗博士的岛》之后又一探讨动物改造话题的重要科幻著作。“提升”宇宙设置了宏大的场景与复杂的生命关系网,为探讨基因改造对动物的影响、人类与改造后动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兼具混杂性与生成性的文学形式。当前,基因编辑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农业、医学等行业,由此产生的基因专利垄断问题和生物安全问题在社会中引发了广泛的技术伦理担忧。大卫·布林在“提升”三部曲中探讨了技术殖民主义下基因改造技术引发的物种伦理冲突,其中的动物不仅是技术应用的对象,还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这种技术殖民主义下的动物叙事,不仅是对未来社会危机的一种预想,更是对当前科技伦理边界的一次探寻。本文将以“提升”三部曲为分析对象,聚焦其中的动物形象、叙事策略,总结大卫·布林的动物伦理观,以期展现布林对基因改造技术应用的担忧和思考。

一、“提升”三部曲中的混杂式动物形象

大卫·布林在“提升”三部曲中以动物为原型塑造了一系列被提升物种,呈现了技术改造下动物生命的混杂式形象,物种被改造时间越久越深,其动物形象跨越界限的范围越广。“提升”宇宙中多样化的物种形象,展现出打破二元性别对立,融合多种动物特征,跨越生物与非生物界限的混杂特点。

1.跨物种的杂糅动物形象

故事中,以海豚和黑猩猩为代表的地球被提升种族,改造程度较浅,仅经历了两百年的改造,他们在外形上呈现出动物与其他动物融合的身体特征。以被提升的海豚种族为例,他们具有生存优势的原生特点在基因工程中被保留了下来。海豚种族依旧拥有流线型的身体形状,能在异星海洋中保障高效完成探测任务;他们依旧具备拥有回声定位功能的声呐系统,能敏锐地识别出外星环境中未被机器检测的危险。但与此同时,改造工程下的海豚种族被融入了鱼类动物的基因,呈现出兼具水生哺乳动物和鱼类动物特征的怪诞样貌。海豚作为哺乳动物,原本是通过气孔在水面上呼吸,经由肺循环吸收氧气。被植入鱼类基因的海豚们,身体上附加了一套额外的腮肺系统,这套系统扩大了海豚的行动范围,使得海豚能在填充富氧水的飞船中像鱼一样吞食液体,溶解并滤出水中的氧气。基因改造技术下的海豚身体拼接了哺乳类动物和鱼类动物的呼吸系统,呈现出融合差异物种的混杂性。

被提升地球种族所呈现出的混杂身体尽管拥有了更强的行动能力,但其拼接的器官与身体的磨

合并不顺利。海豚们在富氧水中生活总是会感到“腮肺系统阵阵发痒”(Brin, D., 2019, p.33), 违反本能的呼吸行为也让海豚们容易疲惫不堪。

动物身体的不协调感, 一方面是由于基因改造技术使得动物的身体信息化了,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地球基因工程是基于人类自身探索宇宙的需求而设立的, 在人类有目的地提取、编辑不同动物DNA序列的过程中, 动物的身体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被工具化了。Brin, D. (2019)对提升工程的运作流程进行了详细的设想:

基因工作者将一系列基因上的特性加以组合, 通过计算得出最优的配比。如果最后判定实验成功, 这些特性就将被添加进新海豚种族的主基因库中。这样的过程是在模拟自然界遗传基因隔离与混合的过程, 只是速度上要快上许多倍。(p.169)

基因改造技术解构了传统意义上“身体”的独特性与完整性, 动物身体中的基因、细胞、神经信号等物质成分被转化为可编辑、可复制、可重组的信息载体, 动物的身体也成为承载最优计算的信息处理器。Braidotti, R. (2016)在《后人类》中指出, 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身体在物质性和生命能力两个方面被降格成它们自身的信息化基片。被提升动物的身体成为被动的、可被技术改写的信息平台。为了尽快达成人类的航天探索目标, 基因工作者在数据驱动的优化逻辑下, 加快了自然界中的物种混合的速度。不同动物的基因特性成为了离散的数字化片段, 被粗暴地拼接进数据流组成的动态系统。被提升动物在可忍受的范围内承受着违背本能的不适感, 其身体被异化成了目标导向的试验工具。

以海豚和黑猩猩为代表的地球被提升种族在自身可承受范围内经历了基因改造, 其身体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生理特征。在基因改造工程技术特性和人类探索宇宙欲望的双重影响下, 地球被提升种族的跨物种动物形象呈现出怪诞、杂糅的特点。

2.跨性别的生成动物形象

格莱蒂克宇宙拥有千万年的提升历史, 文明中的重要种族都曾经历过漫长的基因改造阶段。重获自由身后, 他们在基因改造后的身体基础上进化出更具航天竞争力的形式, 漫长的进化时间使得这类物种以更具流动性的生成形式呈现身体中的混杂元素。《提升之战》中以鸟为原型的格布鲁人具有生成式的性别转变能力, 其动物形象呈现出打破性别二元的混杂特性。

尽管对大部分动物而言, 性别在基因层面具有固定性, 但对自然界中的部分动物而言, 性别是可转变的生命属性。小丑鱼就具有适应社会结构变化的性别转变能力。小丑鱼鱼群中仅有一条负责繁衍的雌性鱼, 当雌性鱼死亡, 鱼群中最大的雄性鱼会转变为雌性, 接替其繁衍工作。《提升之战》中的高智能的拟鸟类动物格布鲁人也拥有类似的性别转换能力。在竞争中胜出的雄性鸟类将性转成雌性, 成为种族中唯一具有繁衍能力和统治能力的女王。

值得注意的是, 与自然界中纯粹在生物刺激下发生的性别转变不同, 格布鲁人的性别生成是在权力更迭的机制中产生的, 其动物形象呈现出“生成-女性”的特点, 打破了文化意义上的性别二元对立。当三位雄性宗主展开女王角逐时, 他们并非进行传统意义上的雄性竞争, 而是通过协商式领导, 在相互竞争的基础上权衡、协商, 展现出具有雌性特质的政治智慧。这种智慧要求候选者必须突破个体理性至上的桎梏, 在军事行动、宗教精神与国民事务治理的多维视角中构建集体共识。

Braidotti, R. (2025) 认为,“生成-女性”是突破既定主体位置的解辖域化运动,候选人在远征任务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共情能力与平衡意识,正是从固态雄性身份向流动性主体过渡的游牧轨迹。从生成过程上看,格布鲁人转变性别的动物形象打破了固态的性别本质主义二元框架,呈现出生理和文化维度的性别混杂性。

以鸟类为原型的格布鲁人还以其变化的动物外表,呈现出对性别关系的全新理解。在女王诞生之后,三位宗主的羽毛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羽毛成功转变为红色的宗主将改变性别成为新一任女王。而另外两位宗主的羽毛将分别转变为蓝色和金色,他们将保持雄性性别成为亲王,与女王相爱并诞下后代。女王和两位亲王共同拥有孕育后代和协商国策的权利。当女王通过协商式领导完成权力建构,两位亲王并未退居从属地位,而是与女王一同形成动态的三角权力结构。格布鲁人羽毛的变化不仅对应着生理性别的转换,更象征着权力形态的重构。红色、蓝色和金色作为女王和亲王的标识,超越了传统性别符号二元系统,动态的三角结构形成了超越差异的游牧式主体符号。Braidotti, R.(2025) 认为,游牧主体应该在持续的交往中保持差异的存续。流动的性别形象,使得曾为性的女王与曾试图转变为性的亲王们建立起非等级制的权力结构,形成差异共生的关系,在繁育合作与政治协商中实现权力的动态平衡。《提升之战》中的拟鸟类动物格布鲁人以羽毛的色彩变化呈现了可视化的性别生成过程,其跨越性别差异的动物形象突破了性别桎梏,展现出更自由流动的性别关系。

3.跨物质的开放动物形象

在“提升”三部曲中,格莱迪克工会设置了严格的提升管理条例,防止被提升物种经历超越身体承受极限的改造,保护宇宙中各类物种的平等发展权。但在庞大的银河系中依然有遭受非法改造的物种,《星潮汹涌》中的卡兰克人就是其中一个。在历经非法改造、航天进化与休养生息三个阶段后,卡兰克人形成了跨越生物与非生物界限的混杂动物形象。

首先,在非法改造阶段,卡兰克人突破了种群边界,成为了技术重构下的“赛博格”身体。在前智能阶段,卡兰克人是一种类似鼯鼠的擅长挖掘的动物,与人类一样通过碳-氧形式的新陈代谢方式生活。为了将卡兰克人培养成低成本的矿工,庇护主将他们的新陈代谢形式转变为“直接从放射性物质获得能量”(Brin, D., 2019, p.519),完全改变了其身体中的生物化学反应和细胞功能机制。此时的卡兰克人虽保留类似鼯鼠的生物外观,但其基因库已融入非自然的“他者”成分,成为作为技术产物的“赛博格”生命实体。赛博格是一种“一种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Clynes & Kline, 1960, p.26)。此阶段的卡兰克人作为消耗金属并生产金属的工具,呈现出打破有机体与机械体界限的混杂动物形象。

接着,在航天进化阶段,卡兰克人解放了赛博格身体的文化属性,恢复了身体作为“无器官身体”的广泛可能性,初步展露了具有开放性的动物形象。在格莱迪克公会的保护下,遭遇非法改造的卡兰克人重获自由,获得了领地和知识方面的补偿。在格莱迪克宇宙中,所有物种接受改造的初衷都是为了成为掌握航天知识、具备航天探险能力的智能种族。然而,卡兰克人在几千年的进化过程中,始终没有发挥其改造身体在航行方面的功用,朝标准的宇航生命方向发展。此阶段的卡兰克人抵御航天文化,将身体从标准化的用途中解放出来,他们的身体不再受限于分化的器官功能,实现了生命的自我维持。这种进化方式将卡兰克人的动物身体转化为开放的生态界面,为后期实现跨越有机体的物质界限提供了条件。

最后,在休养生息阶段,被放逐的卡兰克人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自身的动物外观和生活方式,展现出跨越生物与非生物界限的混杂动物形象。此阶段的卡兰克人脱离了鼯鼠动物的外形,转变为类似岛屿的非生物形态,以星球地壳底部的流动熔岩为食物,成为了金属有机生命。他们与以金属为食的类珊瑚生物、浮游生物、钻孔树植物以及星球上广泛的无机物组成了生态共生体,各自成为“一头巨大生物的不同器官”(Brin, D., 2019b, p.397)。卡兰克人成为了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他们的身体由岩石、微生物群落及动态能量场共同构成,形成一个不断吸纳环境异质元素的生态混杂体,这种存在方式彻底解构了“动物”的传统定义。Deleuze, G. 与 Guattari, F. (2010) 认为:

动物不是通过特征(种的特征、属的特征等等),而是通过种群被界定的,种群是多变的——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或在同一个环境之中;变动不再仅仅是(或主要是)通过血缘性的繁殖而形成,而更是通过异质性的种群之间的横向传播。(p.336)

卡兰克人的身体在前期经历了技术、编辑基因与原始生物体的横向拼接,转变为能与无机物交融的混杂动物身体。在自由进化的发展状态中,卡兰克人又与珊瑚、微生物、矿物质等进行横向拼接,再次脱离传统的生物种属框架,成为一个由异质非生物元素构成的动态种群。由此,凭借着对赛博格身体的主动改造,能说话、有感情卡兰克人以类似岛屿的非生物形态与自然中的无机物融为一体,展现出跨越生物与非生物界限的混杂动物形象。

大卫·布林在动物视域中反思了基因改造技术对生命形式带来的消极影响,以怪诞的动物形象批判了技术霸权对生命自然秩序的侵蚀。但同时他又将基因技术视为突破生命固化范式的革命性力量,通过塑造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的混杂式动物形象解构了传统分类学与本体论框架下的性别、物种与物质边界。在布林的动物叙事中,流动性动物形象颠覆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二元编码,以动态身份挑战异性恋规范的霸权;而开放性动物形象则彻底模糊了有机与无机、生物与非生物的形而上学界限,将生命形式定义为一种与环境持续交换的生成式存在。

二、“提升”三部曲中的诗意动物语言

太空史诗类科幻小说通常会运用虚构语言的叙事技巧来展现作者对社会文明形态的思考,增加科幻文本的“陌生化”效果。

涉及跨种族交流的科幻小说需要虚构通用语与异族语言。在描述群体面貌时,作家会以虚构通用语来反映宇宙中跨种族共同体的集体潜意识;在突出个体特征时,作家又会虚构具有浪漫色彩和超自然色彩的异族语言来表达对普遍性思想的质疑(Csicsery-Ronay,2012)。大卫·布林在“提升”三部曲中虚构了人类与动物的差异化语言体系来展现基因提升社会中人类对动物的文化殖民,还创造了诗意的动物语言展现被提升动物对人类中心主义认知范式的主动解构,和对跨物种合作方式的积极建构。“提升”三部曲中的虚构动物语言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给读者带来新奇的感受,还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使动物言说的内涵具备了广阔的可解读空间。

1.推动跨物种合作的诗意动物语言

《星潮汹涌》中人类的庇护种族海豚使用三种特殊语言:原始海豚语、安格力克语和三音海豚语。其中原始海豚语被人类和改造后海豚们认为是粗鄙的非文明的产物,而由英语演化而来的地球

通用语安格里克语,则被视为传达理性、体现修养与礼貌的话语,只有经过改造的,拥有与人类相当智力的动物才能够使用。表现出提升渴望的海豚克制自己使用原始海豚语的欲望,以标准的地球通用语为傲,希望借此向庇护主人类传达出学习和上进的愿望。原始语言作为海豚野蛮状态的残留产物,被编码为生物本能与自然属性的象征,成为海豚种族渴望摆脱的身份标志,而安格力克语则被人类的先进技术赋予了理性主义的光环,成为海豚种族向庇护种族文化皈依的身份标志。这种具有优劣等级的语言秩序展现了技术殖民主义语境下“文明-野蛮”的认知框架,呈现了被定义为“文明”一方对“野蛮”方的文化殖民影响。

但布林并未止步于此,他创造了三音海豚语这一诗性的动物方言,展现了被提升种族解构固化的殖民话语体系,建构具有融合性的、动态的文化空间的可能路径。三音海豚语由口哨声、啾啾声和咔嚓声组成,使用三层结构的诗歌形式。这种海豚方言既保留了海豚发声器官的生物学特征,又融合了人类语言的抽象符号系统与隐喻表达方式,是人类与海豚共享的一种语言。诗性的动物语言消解了技术殖民主义下“人类-动物”“理性-感性”的绝对分野。尽管三音海豚语言以人类语言的概念扩展了众多原始海豚语所无法表达的意念,却未建立起足够表达过去、现在和将来等时态的语言概念。模糊时态的语言特征隐喻着海豚对线性时间观的消解。这种缺乏时间认识的动物语言取消了时间的进步意义,进而以与人类全然不同的感知方式破除了技术殖民主义语境下“文明-野蛮”的认知框架。

不仅如此,三音海豚语还为跨物种交往提供了思维的缓冲区。破除了技术殖民文化禁锢的动物方言将人类与被提升海豚从固定的等级身份中解脱出来。混合的言说模式有利于塑造主体间性的意识 Braidotti, R.(2025),使人类与海豚能在相互生成的过程中建立起平等互助的伙伴关系。“提升”三部曲中,经过基因改造,能用颅骨共鸣的汤姆·奥莱是唯一一个能够熟练运用三音海豚语的人类。在独自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汤姆用富有诗意的三音海豚语抒发对爱人的思念,分析突发的战争形式。原本只是用于自我慰藉的诗性语言赋予了汤姆动物般的敏锐直觉,“生成-动物”的思维方式让汤姆一次次化险为夷,最后成功帮助承载海豚的“奔驰号”飞船突出重围,摆脱敌军追击。另一位将三音海豚语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是“奔驰号”的海豚船长克莱代奇,他将诗性话语运用在逻辑课堂中,以共情式的情景想象建立专属于海豚的智慧学课堂。“生成-人类”的思维方式让克莱代奇在受伤后挣脱出原始“鲸梦”的召唤,重新肩负起船长的责任,最终为地球种族寻找到了关键的战争同盟。在 Deleuze, G. 与 Guattari, F. (2010)的理论中,“生成”是一种联盟:如果说进化包含着任何真正的生成,那么,这只能是在共生(symbiose)的广阔领域之中,正是共生使迥异的等级和领域之中的存在物进入互动之中。(p.335)在三音海豚语的促进下,海豚与人类相互向对方生成,生成过程促使双方建立起友善互助的伙伴关系。“提升”三部曲中的三音海豚语以诗性动物语言消解了理性人类语言系统中的殖民主义文化压迫,破除了传统思维的束缚,展现了被改造动物的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融合了人类表达习惯与动物感知方式的动物语言促进了人类与动物视野、思维的相互转化,为两个种群建立起基于共识的伙伴关系提供了具体的语言工具。

2.诗性动物方言的褶皱书写

在“提升”三部曲中,大卫·布林通过虚构海豚种族使用的三种语言,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跨物种交流体系。这些动物语言不仅是展现“提升”世界观设定的工具,更在形式上打破了常规语言秩序,使动物言说的内涵呈现出德勒兹“语言褶皱”理论中的开放性与生成性,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

阅读体验。

德勒兹的“语言褶皱”理论反对结构主义语言模式，主张通过折叠-展褶-再折叠的文学操作，解构主流语言的规范语法结构，创造出“少数化”的表达方式。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折叠”指作家以现有的语言结构和语法规则下表达自己的理解、想象、情感，思考；“展褶”则是作者通过变形、变异、转换等语言革新，打破词与物之间的惯常联系，展开语言中被闭合的表达可能，既展开语言的褶皱；“再折叠”则是指将展开的褶皱中语言要素重新组合，通过口吃、饶舌等形式形成新的表达方法。这种动态的文学实践，使语言本身具备形式上的流动性和生成性。Brin, D. (2019) 以虚构三音海豚语践行了一次语言“展褶”的操作。在一次智慧学演讲中，海豚船长克莱代奇演讲了一段三音海豚语创作的诗歌，尝试以诗意语言传达提升给动物带来的思维突破：

※这层界限分离了

天上的星——与海中的星

※走向我们的是什么

如此狭小的角度？

※章鱼冲向猎物时的吱吱声，仿佛抓住海中的星星

反射了！

※燕鸥在夜晚到来时的呼啸声，仿佛跟随着天上星星

反射了！

※情人眼中，星光闪动

反射了！

※毫无声息的太阳，咆哮着炫示着荣光——

反射了！※（pp.153-154）

这段三音海豚语以短句、重复和隐喻构建起诗意的语言结构。简短的语言形式使“语言趋向于其要素、形式或概念的极限”（Deleuze, G. & Guattari, F., 2010, p. 135），突出显示了重要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存在。原本用于描述光线变化的动词“反射”在与“捕猎的章鱼”、“飞行的燕鸥”、“恋爱的人类”、“咆哮的太阳”等具体意象的搭配中，打破了原本语义中对物理现象变化的指涉，升华成描述水生动物思维向陆生动物思维突破的隐喻，使得读者能够在镜面想象下感受海豚种族从水下走到岸上后获得的视觉新体验，理解海豚在拓宽视野中获得的思维变化。三音海豚语实现了科学认知与哲学思维向诗歌表达方式的一次“折叠-展褶”操作，生成了一种“企图朝向无典型、无文法的表达”（庄鹏涛, 2020, p.110）。在这段三音海豚语的诗体语言中，“反射”的能指被展褶，形成具有多元联想可能的意义空间，在意象的叠加下创造出理性与感性交融的审美空间。读者在阅读跳跃的诗句和词语时，得以跳脱出惯常的语言逻辑，以生成式的阅读体验感知海豚经过智力改造后获得的思维革新。

大卫·布林在“提升”三部曲中虚构的动物方言，不仅在内容上展现了生成式语言对人类中心主义认知范式的破坏能力，和对跨物种合作关系的催化作用，还在形式上引导读者积极想象被提升动物独特的思维方式，在阅读体验中践行了促进人类与动物相互理解、相互生成的伦理主张。

结语

大卫·布林的“提升”三部曲以独特的动物叙事在科幻小说中构建起一个充满批判性的后人类伦理图景。通过塑造混杂式的动物形象和诗性的动物方言，布林解构了技术殖民主义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势思维，更以文学想象展现了跨物种关系的可能性。在混杂式动物形象的书写中，布林通过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海豚、生成性别的格布鲁人，以及跨越生物与非生物界限的卡兰克人，揭示了技术霸权对生命自然秩序的负面影响，同时展现了技术对生命形态变革的推动作用。小说中具备混杂特性的动物，既是基因改造技术的产物，也是生命自我进化的结果，他们以动态的主体性重塑了生命形态，展现出被改造生命的跨界性和开放性。小说中的三音海豚语展现了被改造动物的在思维方面的创造力。这种融合人类线性逻辑与海豚直觉性思维的“少数化”表达方式打破了“文明-野蛮”的二元殖民话语，展现了人类与海豚相互生成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叙事机制，“提升”三部曲中的动物方言还以“展褶”的语言形式恢复了文学的情感价值，引导读者在陌生化的阅读过程中与被提升动物感同身受，进而唤起读者对动物的同情心，使“生成-动物”的文学叙事发展为开放性的文学实践。大卫·布林的“提升”三部曲以科幻叙事警示人们，对动物实施基因改造具有技术殖民主义风险，却又以充满希望的动物叙事向人们展示了生命具有突破界限的无限潜能。技术的双重属性提示人们，在技术实践中必须约束人类的功利欲望，尊重动物的发展潜能，确保最大程度发挥出基因改造技术的建设性作用。后人类的未来建立在人类与动物、自然界的多元共生之中。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赛博格叙事与 21 世纪科幻诗学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2BZW17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

- 布林 (2019): 《太阳潜入者》，姚海军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Brin, D. (2019). *Sundiver*, translated by Yao Haijun. Sich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布林 (2019): 《星潮汹涌》，王阁炜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Brin, D. (2019). *Startide Rising*, translated by Wang Gewei. Sich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布林 (2019c): 《提升之战》，郭泽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Brin, D. (2019c). *The Uplift War*, translated by Guo Ze. Sich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布拉伊多蒂 (2016): 《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 [Braidotti, R. (2016). *The Posthuman*, translated by Song Gengch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布拉伊多蒂 (2025): 《游牧主体 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具身性和性差异》，赵雅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Braidotti, R. (2025).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translated by Zhao Yahu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lynes, M. E., & Kline, N. S. (1960). "Cyborgs and space". *Astronautics* (9): 26-27.
- Csicsery-Ronay, I. (2012). *The Seven Beauties of Science Ficti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德勒兹, 加塔利 (2010):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2): 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 [Deleuze, G., & Guattari, F. (2010).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Vol. 2):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lated by Jiang Yuhu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庄鹏涛 (2020): “少数文学与结舌: 德勒兹的语言褶皱论”，《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 110-115。
- [Zhuang, Pengtao (2020). "Minor Literature and Stuttering: Deleuze's Theory of Linguistic Folds".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 110-115.]